

一部令即将步入和已经步入围城的人们深省的书
对中国典型式婚姻的深入解析

婚姻 岁月

风雨夕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婚姻岁月

风雨夕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婚姻岁月/风雨夕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5

ISBN 7-5006-6564-4

I. 婚... II. 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9786 号

婚姻岁月

作 者 风雨夕

策 划  曹美利达 (<http://www.bjzml.com>)

执行策划 宝 罗

责任编辑 黄大卫 曾 熠

特约编辑 李 静

装 帧 李彦生

责任印制 董雪桦 林 莉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http://www.cyp.com.cn>)

社 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电 话 (010) 84036165 (编辑部)

(010) 84033352 (发行部)

邮政编码 100708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8.25

书 号 ISBN 7-5006-6564-4/I · 1322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1991年冬天到来的时候，刘明宇结婚了。男到女家，新娘是陈玲。

证婚人冗长的致词终于完了，一片掌声响了起来。然后，介绍人说了几句俏皮话，主婚人又说了些什么，来宾还说了些什么……刘明宇通通没有听清。那些致词对他来说全不重要。他只顾盯着新娘看，“结婚”带给他的是一阵阵困惑。顺着刘明宇的视线看过去，新娘的样子抽象而缥缈……她像的公主。在一片哄笑声中，新娘低垂着头，抿着嘴，羞答答地把手递给了刘明宇。

两只手相碰的一刹那，如电光一闪。嘉宾们欢呼雀跃了起来，人们的脸上绽开笑容，五彩缤纷的花瓣和彩条铺天盖地，新郎新娘的脸上、身上到处都像盛开了花朵。终于结婚了，刘明宇为自己的成功激动得热泪盈眶。成功在不同的年龄有着不同的概念，4岁和80岁人的成功之处是在于别把尿尿在裤子上，刘明宇的成功是在于娶到了陈玲玲。

“说！说‘我爱你’。”人们开始起哄。

“我爱你。”刘明宇觉得这句话非常陌生，怀疑自己是在梦游。

“不行！声音太小，重来！”

“我——爱——你！”刘明宇大声说道。

人们哄笑起来。

“来来来，我们这杯酒敬你和嫂子早生贵子、白头偕老。”黄浩、张慧成等一大群同事缠着他，情绪亢奋地频频敬酒。场面开始混乱，有点儿像菜市场。拥挤的酒席一桌桌排列着，男男女女熙来攘往。

刘明宇被一阵阵浪潮般起伏的喧嚣所包围，盛情难却，只好舍命陪君子了。他笑着，大杯大杯地喝着自己的喜酒，来者不拒，沉浸在幸福

的漩涡中。

婚宴一直持续到晚上，刘明宇醉得一塌糊涂。

接下来，他和新娘被众人簇拥着进了洞房。百感交集的刘明宇如释重负，像做梦一样傻傻地站在新娘面前，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同父辈一样，刘明宇结婚并不是“先尝后买”，而是规规矩矩地“先买票后上车”。票是到手了，刘明宇盯着墙上的大红喜字和桌子上的结婚证书，考虑该怎么上陈玲玲“这趟车”。

屋里一下子静了下来，气氛充满着尴尬甚至诡异。

陈玲玲看着新郎的醉态和傻样，突然红透了脸。为了掩饰尴尬，她先声夺人：“喂，这床是我专用的，你睡沙发吧！喏，给你被子。”说完，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被子和枕头扔给了刘明宇，自己则舒舒服服地霸占着双人床。

“你……太过分了吧！好歹我……也是新郎，陪你结……结一天婚了，你……难道不能体贴我一点儿吗？我……我是喝高了，但……但不管怎么说，你得……让我上……上……上……上床。”喝高了的刘明宇舌头有点儿大，他色迷迷地盯着自己的新娘，想往床上凑。

“有没有搞错？这里是我家，我的房间，我的床！一床厚棉被已经够优待你了，你不要得寸进尺！”陈玲玲不甘示弱地回敬他。

刘明宇才不管这些，抱着棉被就往床上爬，准备耍赖。反正熬过这一夜就大功告成了，管你陈玲玲怎么样。

面对刘明宇无赖的劲头，陈玲玲束手无策，气呼呼地扯着被子把身子转向里面，只给他一个后背梁。

床是双人床没错，而且是新的，但两个人同躺在一张床上做到彼此互不侵犯绝对是一件高难度的事情。刘明宇的腿刚碰到陈玲玲，便被怒喝了一声：“你干吗啊？！”

刘明宇连忙把腿缩了回来，嘿嘿干笑。笑完，他借着窗外银色的月光隐约能看到陈玲玲掩在被子里的姣好身段。在这么暧昧的气氛下，两

个人又靠得如此近，说没闻到对方的气息，那是骗人的。刘明宇开始意乱情迷。

半夜时，熟睡的陈玲玲翻了个身，一下子贴在刘明宇身上。寂静中，刘明宇浑身发热，冲动难耐，愣头愣脑照准他记忆中那个模糊的方位探了过去……

这时，同事黄浩走了过来，照着刘明宇头上拍了一巴掌，一下子把他从新床上拉回了木材公司的值班室里。刘明宇迅速地站起来，放眼望去，陈玲玲不见了，双人床不见了，洞房花烛夜也不见了，呈现在眼前的是另一幅场景：烟雾缭绕之中，满墙壁的蛛网和煤灰，两张破桌子，几把长条木椅，一个摇臂式脉冲电话，一只终日烧着开水的煤炉。煤炉旁，一群同事正在打扑克，旁边那台灰头土脸的“日立”牌电视机正在播放着香港人拍的《射雕英雄传》。音量开得很大，打斗声震耳欲聋。所有的一切充分证明：压根儿就没有人知道或者承认他刘明宇曾经结过婚。

突如其来的强烈变化让刘明宇生理上很不适应。他大汗淋漓、手忙脚乱，边擦口水边两眼茫然地四处乱扫，努力聚焦之后才看清黄浩的脸。

“又做梦娶媳妇呢？”黄浩笑嘻嘻地问他。

刘明宇揉了揉眼睛，没有理会黄浩，目光游移着去搜索梦中的陈玲玲。此时，刘明宇梦中的新娘，刚分配来的那个叫陈玲玲的女孩正坐在值班室的一角织着她的毛衣，对刘明宇“娶”她的事还蒙在鼓里。此情此景不禁让刘明宇长叹一声。

“你出去转转，待会儿领导要查岗。”黄浩说。

刘明宇叹完气，心情变得十分恶劣，并伴随着难以抑制的焦躁和沮丧。他点着一根烟，吸了两口，穿上衣服。

墙上贴着的一些规章制度已经被烟熏得泛黄发黑了，刘明宇不无恶意地想到了厕所里的非法小广告，然后骂了一句开始向外走。外面的风

很大，冰凉地灌进刘明宇单薄的衣服里。他打了个寒噤。步子沉重而孤独。刘明宇穿过二道门，来到冷清的货场时，那只看大门的狗听到他的脚步声，警觉地竖起耳朵抬头看了看他，又松懈地伏下脑袋安然睡去。货场里空旷无人，很静，刘明宇能听到枯叶在脚下碎裂的声音。在这安静无声的货场里，整齐地码放着大垛的诸如落叶松、樟子松、白皮松、马尾松、白桦之类的原木，还有南方的一些杂木板材。

很多年之后，当刘明宇再次回到这个地方，这家公司已经不复存在，而堆放木材的这个货场也成为一堆废墟，取而代之的是齐腰深的蒿子和艾草。然而，它当年所特有的冷雾、落叶、树皮、成堆的原木、枯草的气味、犬的吠声……所有这些组成的抑郁而悄无人迹的背景还是深烙在刘明宇的记忆深处。以至于他每次回忆过去，这些关键词就会不断地闯入脑海，而且那般清晰，清晰得只消一伸手便可触及。何以如此，他无从得知。

刘明宇无精打采、步态疲乏地在货场里踱来踱去，仍然哈欠连天，嘴里苦涩、干得一点儿唾沫都没有。刚才枉耗心血的梦中婚礼使他仍不能平静，各种奇思妙想意犹未尽，继续以更荒唐更纷乱的形式百倍活跃在他的大脑皮层中，并将忧患和幻想进行了漫无目的的蔓延，就像一台正在运转的机器突然被拉掉了电闸，又突然被重新合上。他简短地回忆了与陈玲玲这场婚姻的全部过程，奇怪的是他几乎想不起重要的细节和场面了，譬如婚礼，譬如穿的什么衣服，都谁在场。他只记得刚进了洞房便被赶了出来，然后就被活生生地戳在喧闹的值班室里。他苦笑着摇摇头，决定忘掉梦中娶的媳妇，去思考一个伟大的设想。这个设想如果成为现实，他的名字将比达尔文或爱因斯坦还要万古流芳——世界上只剩下刘明宇一个男人。他发誓，如果这个梦真成为现实的话，届时一定要厉行节约，杜绝铺张！

从万籁俱寂的货场回来，空虚不堪的刘明宇把从落叶松上掰下来的松香带回了值班室，他把松香放在炉火上烤成半透明状的液体，黄澄澄

的有点儿像蜂蜜。整个值班室弥漫着松香的气味儿——他认为，这种气味儿要比满屋子里足以让人休克的臭鞋垫子味儿好闻得多。他在烤化了的松香上面撒了几颗石子，把它们周身裹上松香液体，有些像琥珀，更像拔丝栗子。刘明宇对别人说：“举筷吧，甜的，滋阴壮阳。”同事们都在埋头吃煮好的方便面，迟疑地看了看他的松香，不为所动。

之后，他感到一些冷，瑟缩在长椅上，然后便带着肠鸣再次进入梦乡。梦里，那个设想果然实现，但是谁把它弄颠倒了——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女人，而且叫陈玲玲！这种结局让刘明宇在梦里哭得一塌糊涂。

刘明宇再次被弄醒了，这次不是黄浩，而是一个女孩的惊声尖叫。他睁开睡眼，有些发蒙，费解地看了半天终于明白过来——陈玲玲的一头秀发被谁抹上了松香。众目睽睽之下，他开始感到一些不妙——这种情况不比只剩一个女人好上多少。刘明宇的睡意荡然无存。

没有谁顾及他的解释，都在安慰陈玲玲。刘明宇的声音越来越小，他手足无措地站在炉子前，自责、内疚，深感自己像个奸尸犯一样惹人讨厌。刘明宇就这样尴尬地站着，小心地解释着自己与此无关，间或伴有那女孩的啜泣声，这种情况不用别人说，他自己都觉得在撒谎。

若干年后，刘明宇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那年冬天的邂逅为何那样糟糕，实在与理想中的诗情画意大相径庭：他以令人讨厌的无聊形象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她以冷漠清高的态度出现在他面前——这样的开端一点儿也不美妙。而结局却让自己震惊：一年之后，他居然同她谈起了恋爱。数年之后，她成了他的妻子。这是偶然还是必然，他不清楚。数年之后，当刘明宇在漫长如梦、倏然飘逝的时光里回忆从前，在如落花般的似水流年中感叹时，总觉得命运在支配着自己。

女孩的哭声让刘明宇深感压抑，他顺着哭声望过去，心中充满了某种莫名的恐惧。真荒谬，真倒霉。他沮丧地环顾着四周，觉得这是个倒霉的季节。接下来，他被“请”到领导办公室。

什么时候去的领导办公室，刘明宇已经全然不记得了，惟一可以肯

定的是，他被领导狠狠地训了一顿。领导说：“男女有别，你怎么可以这样做？”领导有些消瘦，颧骨很高，长得像个泰国人，当然，并不是那种人妖。他总喜欢装出一副救世主的样子，让刘明宇非常反感。在刘明宇看来，世上最沮丧的事莫过于两件，一是世界上只有一个女人，二是听领导训话。二者加到一块，就可以酿成人间悲剧。刘明宇盯着领导无所谓地看了半天，拍掉他肩上的头皮屑对领导说：“黛安娜王妃怀孕了，也是我干的？”刚说完这句话，窗外便传来一阵窃笑。领导叹了一口气，脸色变成了钢板一样的铁青色。他对刘明宇的态度快然不悦，不甘心地继续教育着刘明宇。在领导看来，刘明宇的行为就是20世纪末全人类最大的耻辱，就像大白天裸体狂奔，而且还戴个安全套。他让刘明宇突然想起一句话：男人都是用下半身来进行思考的动物。他想回敬领导，又突然想起来，自己也是男人，这样说实在不好。

那些笑声来自于黄浩和张慧成他们，刘明宇从领导办公室出来时，一群人就雀跃着冲了过来，要为刘明宇的自尊心开“追悼会”。黄浩笑成了烂柿子，阴阳怪气地说着玩笑话，其他兄弟也齐刷刷地盯着他看，满怀期待地等着刘明宇的脸上流出悲伤，好上来安慰。刘明宇摆了个“狼牙山五壮士”的造型，装作中弹的样子，然后奋不顾身地从花池上跳了下去。张慧成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英雄，别跳了，刚才训你的那位，是美女他爹……你为这个自杀，真不值。”

张慧成的话刚落地，刘明宇用来高呼的胳膊顿时无精打采地耷拉下来。他实在难以接受这种双重打击：美女怎么会有这样的爹？看来真应了一句话，“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既得罪了领导，又得罪了美女。黄浩和张慧成一唱一和，走过来安慰刘明宇：“点儿背，不能怪社会。”

晚上，黄浩又告诉刘明宇，那个女孩是新来的，叫陈玲玲，她爹就是本公司的党委书记，叫陈保安。黄浩说话的时候，习惯于使用诡笑的方式。他对刘明宇说，他准备拿她“开刀”。黄浩怀着异样的欢乐，双眼炯炯有神：“她肯定是个处女，被我黄某看中的处女，没一个能跑出

我的掌心。”说完这句话，他已经快活无比，似乎要马上将预言付诸行动。

刘明宇笑笑，舀了一瓢冷水泼给他，想让他马上蔫掉：“那你试试吧，反正我对她不感兴趣。但我警告你，她爹可是领导，识时务者为俊杰。”

“领导的女儿怎么了？当我不敢？”黄浩歪头看着刘明宇，眉飞色舞地让刘明宇帮他出主意：“用哪种方式能勾搭上她？上手后我一定请你吃饭。”

刘明宇骂了一句：“你他妈的可以继续用烤化的松香往她头上抹。”

黄浩听后立即一惊，搓手讪笑：“你知道是我干的啦？其实我也不想让你受冤枉，只是如果我承认了，我那伟大的‘战略计划’将破产……”

处女，漂亮，书记的千金……这几样东西加到一起，对黄浩猎艳绝构成强大诱惑力。刘明宇摇了摇头，边痛恨着“满目繁华何所依，绮罗散尽人独立”这个句子，边闭目对美女惜怜。这世道！应该一天搞一次严打。

夜深了，雨还在落，风吹得更猛了一些，树影在窗外摇晃着。秋天遗弃在值班室一角的那盆菊花寂寞而执著地绿着，与室外秋冬交际时节的萧索相比，委实有些不合节令。刘明宇吃惊地发现花盆里竟有一朵硕大的枯花残留了下来，枯败得形同一块破布。他觉得这朵破布似的菊花这样执著毫无意义。刘明宇平时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值班室里看小说、报纸或者睡觉，从来没注意过它。夜忽然凉了，刘明宇起身找了件大衣把自己裹住，回家睡觉了。

刘明宇又做梦了，在梦里，一个女孩又如期而至，慷慨地满足了他一切的遐想。她对刘明宇说：“你是刘明宇吗？我们做爱吧。”于是，女孩的抚爱、嘴唇、乳房、呻吟便纷至沓来，所有的细节短暂而又冗长，真实得触手可及又缥缈得捉摸不定。刘明宇看不清这个女孩的脸，也搞不清她是谁，只听到一个声音从生命遥远的空旷处传来：刘明宇——

刘明宇——刘明宇……接着高潮便接踵而至，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告诉他——他遗精了。醒来时，他浑身冷汗，下身处一片冰凉。刘明宇闪着身子小心翼翼地褪下内裤，卷成团儿，恶狠狠地甩到床下的地上，万分委屈地再次入眠。

1991年的冬末，刘明宇在如落花缤纷的梦中迎来了他19岁的春天，并预料到必然要和他一直渴望的那个女孩相逢，在无数个落花缤纷的梦里。

第二章

春天来了，春暖花开。一年四季中刘明宇最喜欢春天，这是最富生命质感的季节。春雨纤如牛毛，在泼墨一般的沉酣中，织起一阵薄烟。陌上春泥，酥润如膏；一望无际的湖面，碧水微漾；远处的春景，宛如名家笔端疏淡的水墨，倒映在湖中。时而掠过湖面的春燕轻啼着，就在这水墨般的画中优雅地展翅翩飞……

这是个星期天，黄浩拉着他去钓鱼。本来刘明宇不想去，他对黄浩出现在他与陈玲玲之间而改变了某种格局非常不满，但后来想想还是去了。

“风景不错。”黄浩扫了一眼湖面，“却不适宜垂钓。”

“何以见得？”刘明宇问。

“水面太大，食物丰厚，饵扔进去形不成诱惑。”他给钓钩重新挂上鱼饵，猛地甩了出去，平静的湖面上显出一道鱼线破水而入的痕迹，之后又渐渐地消失，复于平静。

“那为什么还要钓？”刘明宇问道。

“钓鱼是一种心情，不在于你钓到多大、钓到多少鱼。”黄浩自鸣得意。

刘明宇久久地盯着浮漂，过了很长时间，浮漂依然未动。一只蜻蜓落在钓竿上，静止了一会儿，蓦地张开双翅，快速飞向别处。

“我快把她搞到手了。”黄浩神秘地笑着说。说完，他提起竿，钩上空空。说“搞”的时候，还特别加重了语气，似乎陈玲玲是条美人鱼，如果不费点儿心思就难以钓到。

“快把谁搞到手了？”刘明宇明知故问。

“你装什么蒜啊？还能有谁？”

“你看中了她的美色还是看中了她爸的权力？”刘明宇故作恍然大悟状，有些失魂落魄。

“都不是。”黄浩拿着鱼竿瞥了他一眼，非常得意的样子，对刘明宇说：“我看中了她的纯。”

接下来，他们又聊了一些其他的。聊的内容刘明宇全然无法记起，只记得主题自始至终都是关于处女的，处女似乎是黄浩惟一的私藏品。

“处女就那么好吗？你的思想怎么这么封建陈腐？”刘明宇反驳黄浩。

“当然不是。”黄浩说，“处女，代表贞洁，这是人类摆脱原始群婚杂交的一种进步，也是女性洁身自爱和维护自尊及人格的一种必然要求。女人看重我们男的什么？是门第和金钱；而我们呢？对女人看重的只能是她的美丽和处女贞操。你等着，出不了一个星期，她准上钩。”

“别谈处女了，行吗？”刘明宇央求道。

黄浩的话，让刘明宇搞不清楚他跟处女有仇，还是跟处女沾亲。刘明宇觉得，黄浩应该去做部落的首领，或者去做殷商的皇帝。身边随时都有美女、处女。中国怎么会有这种传统观念？要按黄浩的标准，圣母玛利亚只能拉出去枪毙，有一半男人应该断子绝孙。黄浩的话，让刘明宇突然什么也说不出来了，脑子里嗡嗡乱响，脸上一阵冷一阵热，身上一阵热一阵冷，说不清是身上难受，还是心里难受。而且这种难受在日后黄浩每次提及陈玲玲的时候，都会形成一种无法克服的条件反射。

最让刘明宇反感的就是黄浩的最后那几句：“不管咋弄，先放倒她，承包时间的长短要视我的兴趣决定，不行发配越南。去年我去云南采购木材，还听说，边境那边急需。”

“畜生！”刘明宇在心里暗暗地骂道。男人热爱处女没错，可热爱的同时又起哄似的天天要“消灭”处女，实在让他感到不可思议。他看了看黄浩，茫然地在湖边坐着，没有一点儿心情再和他废话下去。沉默了一会儿，刘明宇的背上不断渗出汗来，他索性收起了鱼竿鱼线，决定回家。

果不其然，春天快要结束的时候，黄浩的话应验了，他和陈玲玲谈上了恋爱。这一点从他们之间充满暧昧的眼神中就可以证实。

一个多月后，黄浩来找刘明宇。

“真他妈的！”他停好自行车，向球场这边走过来，气呼呼地向刘明宇发着牢骚，一副走投无路的样子。

“怎么了？”刘明宇瞄准篮筐，想投一个3分球，没中，球跳着滚向场外的草地。

黄浩拿起刘明宇放在地上的那瓶水，一仰脖子喝个干净，抹了抹嘴，问他怎么不买两瓶。然后气急败坏地说：“我算彻底地服了，她整个一光敲椰子不卖油的主儿！跟骗孙子似的把我哄得颠三倒四，可就是不咬饵。”

刘明宇看了他一会儿，又耸了一下肩，表示爱莫能助：“你说的是陈玲玲吧？被她耍了？”

“妈的！”黄浩啐了口唾沫，“裤子都脱一半了，却说结婚之后才可以上床。”

黄浩这样说时，已是黄昏的光景，风从柳枝上缓缓地拂过，西边的云朵镀上了金边。球场外的一树梧桐，嫩叶拼尽全力地狂长，纤叶如手，在微风里轻扇春风。刘明宇忽然想到欧·亨利的小说中的一句：“它是常春藤上最后的一片叶子了。”算了，不提这个伤心事也罢。

“没有把美人勾搭上吗？怎么跟遭遗弃似的，是不是比较生气？”刘明宇有一些幸灾乐祸，他恶毒地笑，恨不得所有的倒霉事马上都降临到黄浩的头上。

“你笑什么？”黄浩狐疑地问他。

“没笑。”刘明宇弯腰捡起一个石子，投向远处，惊飞了几只麻雀，代替了他精神上的逃之夭夭。

“软硬不吃，要不你来？反正我是没办法了。”黄浩无比沮丧。

“不要泄气嘛！壮士，她对你还是很有好感的，你需要的是乘胜追击，上帝与你同在。”刘明宇意味深长地凝视着黄浩，安慰他，自己都觉得假惺惺的。

“没用。”黄浩摆摆手，一屁股坐在水泥地上垂着脑袋唉声叹气。

刘明宇的表情带有一半狡黠和一半真诚，很同意地对黄浩点了点头。他捡回篮球，想再投一个3分，却忽然感到颓丧，他的手盲目地停留在空中，茫然了。

正聊着，陈玲玲和一个外号叫“孕妇”的胖姑娘谈笑风生地向球场这边走来，像是刚洗完澡的样子。陈玲玲的长发湿湿地搭在双肩上，五官清秀分明，神情却慵懒散淡。她上身穿了件黄底白花的衬衣，衣服上的碎花密密地铺展，十分精致。黄浩立刻住了嘴，满脸涨红地接过刘明宇的篮球，飞起一脚，球在空中划了一个弧线，打到远处一个宿舍的窗户上，破窗而入的声音后面带了个大尾巴——“谁他妈的……”两人顿时更加尴尬起来，窘得手没地方放。

陈玲玲扫了刘明宇和黄浩一眼，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拉着胖姑娘踩着碎步，以猫的傲然姿态招摇而过。

二人无言以对，在沉默中静听操场另一头的喇叭声。喇叭正在播放新闻简讯，内容有关于海湾战争局势的，还有关于某国罢工和某省水灾的。这让刘明宇想到整个世界和人类都处于动荡不安和危机之中，何况他呢！人生真的是好无奈啊！世间的事总是阴差阳错。刘明宇站在夕阳

里思考了几秒钟，然后以一种无畏的目光肆无忌惮地直击陈玲玲的背影。刘明宇心想，如果是夏天，她肯定会穿时下最流行的一步裙，整个屁股的轮廓都会显现出来，性感至极。刘明宇指着陈玲玲的背影，很认真地对黄浩说：“C罩杯、腰一尺九、臀围二尺七，及格！种种迹象表明，她是处女。”

话刚说完，陈玲玲折了回来，狠狠地瞪了刘明宇一眼，一脸严肃地冲黄浩说道：“明天工会组织春游，让我通知你们一声。”

“几点集合？”黄浩问她。

“八点。”陈玲玲的回答简短至极。

黄浩张望了一下走远的陈玲玲，对刘明宇说：“晚上你过来吧，我生日，哥儿几个聚聚。”

刘明宇含糊地嘟哝一声算是答复。他觉得这一声嘟哝既可以表示同意，也可以表示不同意。

刘明宇还是去了。他赶到饭店的时候，单位里的一帮同事正围成一圈切生日蛋糕。他开始四处打量，看陈玲玲来了没有。侦察的结果让他非常高兴——没有。吃完蛋糕，生日庆祝宴正式开始，大家都不说话，专心致志地猛吃。除了几个女同事还算温文尔雅外，其他人无一不是“大打出手”，竞争相当激烈。能吃上那只炸鸡相当不容易，所以大家都没有客气。

“说实话，我并不缺女人，但是……”黄浩摆弄着一只打火机，替刘明宇点着烟，并补充了一声叹息。

刘明宇点着烟，冷笑一声。

“但是，当女人太多的时候，我不得不考虑品位。”黄浩接着说。

刘明宇和黄浩说话时，众人正在讨论美女。张慧成说他喜欢任何型号的美女，惟独不喜欢林黛玉型的。他认为林妹妹虽然一直是国产传统美女中的代表人物，但“她老人家”小嘴小鼻子小眼儿小声音的做派让

人接受不了，不是嫉贤妒能，就是时不时逗逗咳嗽吐口鲜血恁两把子闲气。这种美女说好了那是妨人，说不好那是克夫，躲都躲不及。李颜伟鼓着一腮帮子鸡肉深表同意，他声称：“我也不喜欢林黛玉型的，我只喜欢‘鸡’。”这句话引起了在座所有人的目瞪口呆，为了能让自己的理论站得住脚和平息所有同事的鄙夷，他解释道：“别以为‘鸡’都是下三滥。虽然非法，但她和傍大款的女人、傍大人物的艺人相比，我认为‘鸡’比她们更优雅、更远离虚假、更接近生存血淋淋的本质。《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就是一典型的漂亮‘鸡’代表，她可耻吗？不！‘鸡’虽然是一种最恐怖的美女，但美与她们的职业毫不相干，单纯从审美角度看，我认为她的美还是蛮不错的——不美谁干呐？”

“我操！这话你也说得出口，最近风头正紧呢。”张慧成故作悲愤。

“好！好！好！不说‘鸡’，咱还说美女。可现在的美女也太叫人失望了，几乎跟‘小姐’同义语，都快成‘小姐’公认的代名词了。美女的定义应该回到从前，应该内在美和外表美相结合。”李颜伟道。

这期间，黄浩关于女人品位的论述正在众人有关美女的形而上问题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刘明宇看了一眼讨论美女的同事们，义正词严地对黄浩说：“你有权死得漂亮，你总是这么自恋吗？凭什么女人都要对你投怀送抱？”

“有一句话你大概没听说过。”黄浩不急反笑道，“女人一般都喜欢坏男人。知道为什么吗？欺骗女人不是错，骗得不好才是错！这就是女人为什么都喜欢坏男人的原因。因为坏男人浪漫，坏男人会说女人喜欢的甜言蜜语。正因为重视你，才骗你。当一个女人抱怨一个男人欺骗她，那是因为这个男人不想继续骗下去了。”黄浩说完，见刘明宇心不在焉，摇了摇他，猥亵地挤挤眼，叵测地笑道：“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你是不是也看中了陈玲玲？放心，我不搞垄断，你可以试着勾搭勾搭。”

黄浩的提议被一片嘈杂声淹没，张慧成擤了一把鼻涕高谈阔论：

“美女自古就是祸水。”

“你知道鲁迅是怎么说你的吗？”张慧成表情严肃地拍了拍李颜伟。

“他怎么说我？”李颜伟夹起一个鱼肉丸子仰脸送入口中，边嚼边问张慧成。

“他说中国李颜伟式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的，可惜愣是全给美女毁了，比如商是姐已闹亡的，唐是杨玉环弄坏的……”

“别扯淡了！”李颜伟呵呵笑道，“就知道你狗嘴里吐不出来象牙。”

刘明宇侧脸看了看李颜伟快速咀嚼的嘴巴，对黄浩说：“你的意思是咱俩一块儿上？既然是这样，那我不客气了！到时候你可别后悔。”

黄浩扭脸对刘明宇说：“后悔？放心兄弟，你放心，我绝对不搞垄断，咱们公平竞争，谁先抢到手算谁的。”

刘明宇对黄浩冷笑道：“没见你这么大方过，她不是你的至爱吗？你怎么会舍得发配给我？是不是勾搭过了？”

黄浩从正在鬼叫的李颜伟身上收回目光，冲刘明宇笑笑：“没呢，我水平太次，不如你，你不打算试试？”他见刘明宇无任何表情，过了一会儿又说“您，搁咱单位真屈才了，黛安娜王妃怀孕了，你干的吧？”

刘明宇把烟按在烟灰缸里使劲碾，对黄浩说：“没，不敢，干那种惊天动地的事我不是那块料，你知道我这人特没出息，顶多也就往人家头发上抹抹树胶。”

黄浩搔着头皮尴尬地笑笑，自鸣得意道：“松香是我抹的，我承认。为了弥补我的过错，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咱来个君子协议，谁把她抢到手算谁的，怎么样？不过我可告诉你，你不一定是我的对手。”

“她谁的也不是。”刘明宇往烟缸里倒开水，将未熄的烟头浸灭，然后深靠在椅子里舒展了一下四肢。过了一会儿，他又对黄浩说了一遍：“她谁的也不是，是她妈的。”